

投降吧， 龙太子

touxiangba,
longtaizi



qingyu
works
青语★著

《花溪》《新蕾》明星作者青语年度力作

一支竹笛号称天下无双，却搅得天上人间乌烟瘴气生灵涂炭
被老爹囚禁 + 恶整千年连游个泳都差点歇菜
一场恶搞加温情的华丽巨献，献给有爱的亲们！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

touxiangba,
longtaizi

投降吧， 龙太子

青 语◎著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投降吧, 龙太子 / 青语著. —北京: 中国妇女出版社, 2010. 2

ISBN 978 - 7- 80203- 907- 0

I. ①投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8847 号

投降吧, 龙太子

著 者: 青 语

选题策划: 钱 丽

责任编辑: 贾秀娟 钱

统筹编辑: 吕 洋

绘 图: 撒 职

装帧设计: 姚姚工作室

出 版: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: 100010

电 话: (010) 65133160 (发行部) 65133161 (邮购)

网 址: 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

开 本: 140 × 210 1/32

印 张: 8.5

字 数: 187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2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 - 7- 80203- 907- 0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发行部联系)



Contents

目 录

序 拜年	• 001
龙子传说之 囚牛	• 005
龙子传说之 嘲凤	• 066
龙子传说之 狻猊	• 115
龙子传说之 狴犴	• 160
龙女传说之 椒图	• 216



序 拜 年

没留神，一年就到了头，雪花那个飘啊，北风那个吹呀，灶王爷就要上天了呀。

在乌七八黑的锅子底下憋屈了一整年，烟熏火燎，总算等到出头的时候，灶王爷那个心花怒放呀。

话说那一日清晨，白雾茫茫，一口气吹出去，连自己的手指都看不到，灶王爷赶早，一踩脚下的锅子铲子，嗖的一下就飞上了天空，有小鸟儿被老妈逼着早起找虫吃，才出了被窝，猛的看见铺天盖地的黑影，不由喜出望外：“谁说天亮了，这不还黑着吗，刚好能睡个回笼觉。”

黑脸的灶王爷不服气地摸了镜子来照：明明今天出门时候擦的美白霜，怎么一点用都不管呢。

底下卖美白霜的商人只觉得眼皮一跳，连打了几个喷嚏：别念叨我，美白不是万能的。

闲话不提，且说灶王爷上了天，白茫茫的云，红艳艳的霞，香喷喷的花，如刘姥姥才进了大观园，眼睛不够用，左边看到右边，右边看到左



边，上面看了看下头——“你走路怎么不带眼睛的呢？”一声抱怨从他的脚底下传来，灶王爷小心翼翼移开脚，发现一条大鱼正很不乐意地瞪大眼睛瞧着他。

“我带了呀……”灶王爷也委屈呀。

“真的？怎么我找不着呢——你是闭着眼睛走路的？”

“我睁开了呀……”灶王爷越发委屈：眼睛长得小，睁了和没睁一个样，天生的，他有什么法子呢？

大鱼于是同情地仰视了他一会儿，摇头晃脑游走了。

灶王爷挠挠头皮，不知道哪个神仙的眼光这样独特，竟然选了一条鱼作宠物，一念未了，那个声音又回来了：“我就知道你会以为我是鱼，我跟你说话，我叫鸱吻，是龙，记好了，我不是鱼——”

昂头挺胸又游走了，怎么看……都像一条鱼。

灶王爷摸摸鼻子，继续往前走，远远看见蟠桃园横在眼前，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，既然有机会碰到了，自然该进园子里逛一逛，横竖时辰还早，主意一定，灶王爷就进了园子。可惜蟠桃五百年才一熟，这时候满树还只有翠生生的叶子，和零星几个花骨朵儿，见不到，闻闻也好，灶王爷闭了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：

“兀那贼人，如何竟敢进蟠桃园来撒野，看罚——”灶王爷还没回过神来，只见金光一闪，一张罚单就贴到了额头上，定睛再看时候，树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蹲了一只大狗，灶王爷试图将罚单扯下来，扯、扯、扯……扯不动！

莫非是二郎神麾下鼎鼎有名的哮天犬？

不由换了笑脸，问：“敢问哮天犬大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呔，大胆！竟敢诬我是犬，来人哪——”大狗横眉怒目，仰天长啸一声。

“三哥、三哥，开错罚单了。”

大狗的叫声还在半空中回荡，背后忽然跳出一只老虎，笑嘻嘻地同灶王爷说：“这位黑大叔不过就是踩了几根仙草，小事儿小事儿，三千两银子就摆平了，你开个一万，叫这位大叔怎么想我猖狂呀。”

灶王爷正听得一愣一愣，那老虎又转头跟他解释：“我叫狻猊，是东海的老七，过年了，王母娘娘嘱我帮她看看园子，我三哥不懂刑名，他就是最近COS我COS上瘾了，还请这位黑大叔原谅则个，还有，我三哥叫蒲牢，不是哮天犬，你记好，下回别认错啦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干脆利落地撕下他额上罚单，换了一张红的。

三千两银子……灶王爷的嘴里有点苦，连桃花的香都闻不出来了，急急就退了出去，也没有心思再东张西望，到处乱逛，眼看着凌霄殿就在前头，不由地加快步伐，忽然眼前一花，一座大山横到了面前，把个灶王爷吓了一跳，也不知道这么一大座山怎么这么神出鬼没的，正要开口时候，山底下伸出个龟头：“大叔，上天拜年呢？”

“是呀是呀，你是……”

“我也上来拜年的，”大龟笑咪咪地看着他，“我叫赑屃，是东海老六，您看看我这礼重不重啊？”

“重、重……”灶王爷瞧着大龟背上的山，摸摸自己袖中薄礼，心里又是一阵发苦。

“比去年还轻点儿，”赑屃仍是笑咪咪地看着他：“看样子您比我大吧……”

“殿下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好说好看，”大龟笑得越发灿烂了：“红包拿来……”

灶王爷待要说个“不”字，看着他背上的家伙，只哆嗦着，把袖里的礼金分薄了一半，见鬼似的逃了。

千辛万苦，总算到了凌霄殿，还没站稳，一大群神仙已经围了上来：

“怎么来这么晚？”

“快说说，今年有没有什么有趣一点的新闻啊，我可不要再听石猴升级打怪的故事了。”

敢情都等着听八卦呢……

话说灶王爷一年到头都一个孤零零地呆着，陡然看见这么热情似火的神仙，那个心里暖洋洋啊，他轻咳了一声，就要开口，忽然土地公眼睛一直，然后玉帝面色一白，接着大伙儿神色都变得鬼鬼祟祟：“嘘，别说别



说了……”

“为啥不说呀……”哪吒明摆了就一喜欢凑热闹的臭小孩。

还是二郎神厚道，他一面牵紧了哮天犬，一面哆嗦着说：“你回头看看你身后就知道了……”

哟，不得了，一群古古怪怪的生物挤在一朵硕大的白云上，正冉冉升起，领头一锦袍玉带，风神俊朗的少年公子，远远看见哪吒，微微一笑，拱手道：“眼看着就要过年了，小龙囚牛特带了弟弟妹妹上来给各位拜年。”

电光火石之间，神仙神兽神鸟一哄而散，就只剩了新上天来的灶王爷还傻不拉叽地站在原地，摸着脑袋没有回过神来。

而囚牛好整以暇，将笛子放到唇边：“值此新春佳节之际，不清奏一曲怎么对得起这良辰好景？”

天庭之上，只听得一阵噼里啪啦的关门声。

囚牛的笛声响起来了……

下界的鞭炮声放起来了……

被众人抛弃的灶王爷终于杯具地发现这个事实：比起天庭来，还是锅子底下好呆啊，于是哆哆嗦嗦地攥紧了袖子里的申请调职文书，一溜烟儿下去了。



龙子传说之 tou xiang ba,
long tai zi
囚 牛

【一】★ 纨绔

我顶忧郁地站在琉璃宫里，一墙之隔，小妹在外头吃香的喝辣的，时不时地抬头问我：“大哥，要不要来点儿？”

我又顶忧郁地摇摇头，仰面看去，漫天的雨丝纷落在海面，一圈一圈的涟漪扩散开来，那是一种极美丽的形状。我想，如果由我来布这阵雨的话我会让它奏成一首极好听的歌，但是老四显然不这么想，他加大了行雨的力度，片刻工夫，小雨变大雨，大雨变暴雨，狂风大作，雷声轰隆，毫无美感可言。

我再顶忧郁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吃了小妹一记白眼：“有本事你就去行雨嘛，在这里穷叹气个什么劲？”

我……无言以对。

我叫囚牛，东海龙王的长子囚牛，可能是我的名字太晦气，最后我变成囚禁在琉璃宫里的一条小龙，孤零零地站在这里，仰望外面的世界。

已经过去整整八百年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要受到这样的惩罚，说句老实话，我自己也不很清楚。

我从小到大的志向就是做一名合格的纨绔。不要以为做一名纨绔是件容易的事，首先你必须长得俊俏，像我二弟，一张豺狼脸，基本就没希望了；然后你得有大笔的财富可供挥霍，像我大姐，穷得就只剩一张嘴，如果还要强撑面子，那就是笑话了；第三，要风流倜傥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，像眼下蹲在我面前的小妹这种吃货，咱就不指望了；第四，要性格圆融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上天见了神仙得会说神话，像老八这种迂腐书生，这辈子就做做梦吧；第五……如此种种，我东海龙宫，九位龙子，三个龙女，能称得上纨绔的，仅我囚牛一个而已。

想当初我第一次在天庭亮相，白衣，锦带，手持玉色横笛，往云上一站，那真是玉树临风，不知倾倒多少神妃仙子，连二郎神都忍不住伸大拇指夸我说：“大太子若是下凡，那是标准的纨绔啊。”

哪吒一旁听了，嘿嘿直笑，道：“杨大哥过誉了，囚牛大哥这身装

扮，走哪都是标准的纨绔，何必拘泥于天上人间？”

哪吒是莲花所化，人称莲花童子，长相之俊美自不必说，所以他这一捧，我不免微微得意，说道：“三公子过奖，容小龙清奏一曲。”

二郎神的脸色白了一下，连忙说道：“王母娘娘召小将有事，小将磨蹭了这么久，再不赶去，恐遭雷霆之怒，囚牛兄弟清音雅奏，小将下次再来洗耳恭听。”不待我答，一拱手就去了，反倒与他形影不离的哮天犬疑惑地回头瞧我一眼，一溜儿小跑跟了上去。

也罢，这等赳赳武夫，如何能知造化之奇，音乐之妙？我对哪吒笑了笑，昂首，横笛而吹，宫音起调，中转徵音，才试了几个音符，哪吒的脸色就有点不好看，恍惚像是在朝我摆手，我吹得兴起，一时也没作理会。曲子这样好听，我全身心都浸了进去，就仿佛蛟龙遨游于海，大鹏乘风而起，扶摇直上九千里，天上地下，风吹过树林的声音，鸟儿鸣叫的声音，婉转都只如歌……

“阿牛！”一声暴喝，和谐的旋律陡然中断。

我一惊，打算现回原形，露出硕大的龙头和森森白牙吓一吓来人，谁知道龙角才出就被一巴掌打偏，我眼前金星乱冒，一时晕头转向，好半天才定了神，就看见老爹叉腰站在面前，恨恨地道：“看你做的好事！”

我茫然环顾左右，不知今夕何夕。

老爹愈加愤怒，揪住我的角把我的脸按下去，只见云层之下，飞沙走石，百畜惊恐，连秃鹫都躲在树杈下面瑟瑟发抖，我惊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，神魔大战么？”

老爹不答，又一提我的龙角，把脸掰向另一边，目之所及，哪吒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我小心翼翼将他翻过来，他双目紧闭，面容扭曲，口吐白沫。这我就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明明方才还好好地站在这里听我吹笛，宽袍缓袖，足下朵朵白莲如雪，怎么片刻功夫竟然发生这么大的变故？

“还装不知道！装、我让你装！”老爹咆哮着，一脚踹过来，“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天庭不比龙宫，你那宫里封得严实，聋子又多，吹上一两次笛子我也由得你，可是你怎么可以在天上乱来，这会子还不知道多少神仙昏迷不醒呢……得，不说废话了，咱赶紧趁这空当回去，这一千年，你休



想再出龙宫！”

……这么说，莫不是我的长笛吹得太好，他们一激动就昏了过去？一念未了，已经被老爹摔回琉璃宫，我本想冲出去问个明白，可是老爹设了结界，穷我之力，连边都摸不到，也就是说，这一千年，我真连琉璃宫都出不去了。

悲剧！

一千年的时光，对那些没有好曲子听的人和神仙，还有飞禽走兽，该是多么难熬啊。

小妹丢一颗炒豆进嘴里，“扑哧”一下笑出声来：“二哥和我说，雷老大上回跟他嘀咕，说大哥你的笛声把天上地下的神仙震昏了大半，连成日里躲在大锅下面的灶王爷都没逃得过，一身新衣裳被火烧成了灰。不容易啊不容易，跟您一比，雷老大的鼓点简直太温柔了。”她瞄了我一眼，许是看到我眼中不悦之色，不慌不忙又加了个尾巴，“是二哥的原话，可不是我说编就编得了的。”

雷老大就是雷神，因为长得太丑，和我家老二那是惺惺相惜，没事就爱住一块儿凑。

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你难道不知道老二那张嘴？再说了，雷老大那个死近视，他的鼓点，敲一千次，可有一两次是准的？威力倒有，怎么能和我的笛声相比？他的雷鼓是以声音巨大震人，我的笛声是以旋律美妙震人，同样都是震，差别海了去了。”

小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又困惑地摇头：“可七姐跟你说得不一樣。”

“七丫头？”我从脑海里搜出来，确认小妹说的是西海的公主，四海之内行七，自小被王母认作义女，带在天上养，在海里待的时间反倒不多，审美水准也算是与众龙不同，我问道，“七丫头说啥了？”

“七姐说……”小妹担忧地看我一眼，“我说了，大哥你可能打我。”

“说吧说吧。”我心里嘀咕：我被封在这琉璃宫内，就算想打你，我够得着吗我。

“不许骂我。”小妹想一想，又添一句。

“不骂不骂。”索性大方到底。

“是这样的，七姐前些日子和金童吵架，被王母娘娘罚到人间去了，你猜怎么着，七姐长得太好看，被当皇帝的看上了。本来嘛，皇宫里山珍海味绫罗绸缎要什么没有，七姐也算过得滋润，可是还没过多少好日子呢，忽然天降魔音，耳朵痛得一抽一抽的，她偷偷开天眼一看，嘿，大哥你正站在云霄上吹笛子呢，那声音真是太可怕了，七姐说，就算是喝了孟婆汤，怕也一时半刻忘掉不了，也幸好隔得还远，凡人听不到，要听到了，那还不和瘟疫一样，成片成片地死掉？饶是如此，她也高兴不起来，皇帝不知道怎么哄她好，成天就知道赏这个，赏那个，一点效果都没有，七姐就成日里捧着脑袋觉得痛如针钻。

“有一天皇帝又差人送了新出的丝绸过来让七姐选衣裳料子，七姐正烦躁呢，哗地一下就把丝绸给撕了，这一撕可好，声音虽然刺耳，竟能够和大哥你的笛声对冲，所以咱七姐啊，就在皇宫里撕了好几年的丝绸，虽然不笑，那眉头也皱得少了。

“可是皇帝还是不满意啊，他就不明白，怎么七姐就不爱笑，法子都使尽了，七姐还是板着一张半死不活的脸。后来皇帝手下有个人出了个主意，说去烽火台上放烽火，那样有趣的场景，也许能博得七姐一笑。

“爹说过，他们人间打仗的时候会点燃烽火报讯，皇帝那烽火一燃，各地诸侯就赶紧点了兵急急忙忙往京城里赶。说来也巧，刚好这时候大哥被爹按住，停止了吹奏，七姐耳朵不痛了，大喜之下嫣然而笑，那皇帝还傻不拉叽地以为自己做得好，让美人笑了呢，当场就赏了出主意的人一千两金子。所以后来，他们人间就有一说法，说是，烽火戏诸侯，千金买一笑。大哥你说，这一千两金子要落在我手里多好啊，不就是要七姐笑吗，胳膊一下就好了，那叫啥，胳膊一下，黄金千两……千两啊……”

小妹越说越离谱——她就是这样，一听说金子银子就两眼发光，整个一守财龙，我懒得理会，由她诽谤去。

忽然头顶上“咚”地一声响，我和小妹抬头，就看见老四慌慌张张从云上落下来，雨立时就停了。

我得介绍一下我家老四。



老四叫蒲牢，天生胆小，黄豆大一点事儿都能让他蹭地跳起来，大喊大叫，跟炸毛似的，我们几兄弟都很瞧不上他这德性，但是作为大哥，该劝的还是得劝，我就同他说：“你胆子小吧，这天生的，咱也没法子，何况天地间古怪的东西这么多，谁也不能保证什么可怕的东西都遇不到，可是你为什么非要喊出来呢？那多没面子啊。”老四是个实诚人，也就老老实实回答我说：“大哥你有所不知，只要我高声一叫，无论多可怕的东西都会被我吓得落荒而逃，久而久之，我也就习惯了。”

老四说的“可怕的东西”是指海里的鲸鱼。海中我龙族是老大，鲸鱼虽然体型庞大，论起战斗力来，委实算不得什么，每次相遇，它们哪敢和龙交锋，都吓得瑟瑟发抖。可是老四偏偏就怕死了这种东西，每次碰上都大喊大叫，鲸鱼又没有老四的嗓门，叫不出来，搞得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家老四碰上多大危险了呢。

可怜，自老四出生以来，我东海的鲸鱼是一年比一年少。

所以看见老四慌慌张张从云霄上栽下来，我和小妹都没放在心上——出不了什么事儿。

但是老四一路朝琉璃宫奔来，边跑边叫：“不好了不好了……”

“老四！”我喝住他，一派长者风范，“出什么事了，慢慢说。”

老四满脸惊惶，大声嚷道：“大哥不好了，爹出事了……”

【二】★ 明月

我惊了一下，随即就笑了：我那老爹，有两样本事最出名，一是神通，四海之内，再没有谁比他本事更大的了；二是油滑，老爹在东海龙王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好几千年，天庭之上这么多只眼睛盯着，愣是一点错都抓不到。

所以说，老爹出事的几率基本为零，老四想是吓昏头了。

我于是和蔼地冲他笑了一笑，说：“镇定，镇定！”

但是老四不但没有镇定，反而越发激动，直冲到我面前，尚未站稳，张口就吐出一口剑来，“唰”地一下，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吼声，竟将琉璃宫的禁制劈成了两半。

我呆住，小妹也呆住——老爹设下的禁制，素来是天上地下，除他之外，再无第二人能够解开，难道说，爹真出了事？

我脸色煞白，而小妹犹自天真地仰起头，说道：“四哥，你几时变这么威风了？”

老四显然也被这一剑的威力吓住，呆在那里，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。

这回换到我不能镇定了，我冲出去用力摇他：“快说，爹在哪里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他眼睛发直，想来又被吓到了，我伸手泼了他一头冰水，好歹让他醒过来，这才回答说：“爹早上交代说他去西方和白帝少昊喝酒下棋，不回来吃午饭，又交代我把该下的雨给下了。我在天上行雨，才到一半，忽然收到青鸟飞信，说老爹被绑在铜柱上，下面烧着三昧真火，柱子已经烧红了，可不得了了……我就赶紧回来报信，但是出了什么事，却还是不知道，只怕……不是什么好事。”

当然不是好事！

老爹是水龙，如何禁得住三昧真火？我急得跳起来，往西方飞过去，耳边风声呼啸得厉害，却也厉害不过我心急如焚。

白帝所住的长留山距东海可有一段不短的距离，我足足飞了一天才到，一路都在担心，怕老爹已经被烤成鱼干，不过当我抵达白帝宫殿的时候，老爹不但没有变成鱼干，反而在悠闲地喝茶，白帝一身锦衣，坐在一旁赔笑同饮……于是我呆成了鱼干。

老爹看见我，倒不吃惊，很慈祥地对我笑。许是多年没见老爹这样对我笑过，我心里不知怎地一阵发毛，却听老爹招手道：“阿牛，过来坐。”

白帝少昊也微微笑着，笑容背后一双眼睛上下打量我。

我不知道他们都安的什么心，还是四弟在耍我？但也只好谨慎落了座。

白帝亲手为我斟茶，说道：“久闻贤侄文武全才，年少有为，寡人颇不服气，借今日龙君作客之机，请龙君招贤侄前来，方知所言不虚——来，贤侄先喝了这杯茶，算是寡人为你压惊。”

我听得“文武全才，年少有为”八字评语，身子早已酥了大半，当下规规矩矩，双手接过茶水，道一声“陛下过奖”，仰首饮尽。



茶水才落了腹，就觉得天旋地转一阵晕眩，好像有无数的苍蝇在耳边飞，心叫不好，却听老爹一拍手，笑道：“好了。”

正要问什么好，恍惚中看见白帝负手在后，不紧不慢地道：“是你自个的爹算计你，要记仇可别记寡人头上。”

他从容地伸出一根手指，在我的额头点了一下。

我……轰然倒下。

这一段言者伤心、闻者落泪的过往，起先听者甚众，陪我掉几滴眼泪，叹息几声，外加塞几个大子儿到我手里的大有人在，只是好景不长，没过多少时日，他们只要一听到我开口说：“其实我是一条龙……”立马面如土色，掉头就走，更有甚者，看见我的背影就火速逃离，跟兔子见了鹰似的。

我于是徒剩叹息。

其实也怪不得他们，我被老爹和白帝少昊联手封印，根本不可能恢复原形，也没剩什么神通，这些凡夫俗子又没开过天眼，怎能看到我的真身。

至于我老爹和白帝陛下到底有什么阴谋，如果真有人这样寻根问底，我也只能两手一摊，回答一个“我不知道”。

我确实不知道。

话说那日我从云端一头栽落，不知飘荡了几日几夜，终于脚下落实，正窃喜，随即双腿一软，就地摔了一跤，左右瞧瞧，貌似周边的人还来不及围观，赶紧一骨碌爬起来，复又昂首挺胸作翩翩公子状。

这是一条异常繁华的街道，两侧有琳琅满目的商铺，熙熙攘攘的人，来的来，往的往，有锦衣华服的公子，也有布衣书生，有商人小贩，也偶尔有戴着帷帽的年轻女子，薄纱蒙面，却露出黑的眼睛，异常灵活地一转。

——莫非是我风度翩翩令人一见忘俗？

忽然耳边一声尖叫：“捉贼啊捉贼啊……”

一个身影伶俐地从我身边跑过去。

我不及细想，拔腿就追——要知道，行侠仗义是一名优秀纨绔的基本

品质。

追过一条巷口，又一条巷口，我渐渐两腿发软，两股战战，几步之遥，竟是跨不过去，不由叫道：“歇、歇会儿，咱们歇会儿再跑……成么？”

那贼人不过十来岁，半大小子，也跑得只剩半条命了，靠在墙上，喘着气道：“兄……兄台，放小弟一马，小弟回头定衔草结环以……以报……”

——连个打劫的小贼都这么有文化，这是个什么世道啊，完全体现不了我的文采飞扬，我微微不满，摇头道：“那怎么成！”

小贼遗憾地叹了口气，也不知道从哪里顺手就掏出一包食物，香气四溢，也许是卤肉。他撕下一块，思考了片刻，将卤肉递了过来，我正气凛然地板着脸，却听见一阵古怪的响声，好像、似乎、仿佛……是从我腹中发出来的。

……正是我腹中五脏庙不甘寂寞的抗议。

我都记不起自己究竟有多久没有进食了，也许很久了……眼前的卤肉越看越诱人，越闻越诱人，我吞了一口唾沫，又一口唾沫，终于闭着眼睛把卤肉往嘴里一塞……那真是无上美味啊。

……我就这样和贼人分食了半包卤肉，显然他是个很大方的小贼，还时不时劝我“多吃一点儿”、“要水么”……

祭好五脏庙，有了力气，又开始一跑一追，也不知道是他吃得太多，消化不动，还是我大展龙威，不过几个回合，我竟然很神勇地跑过了他，没法子，只好又掉头来，一把揪住他，正要大喝一声：“把剩下的卤肉交出来！”忽然一人横冲而出，抢在我前头喝道：“把卤肉交出来！”

正是先前尖叫“捉贼”的那个声音！

难道说，这位失主失窃的……竟然是那包卤肉？秋风萧瑟，叶子打着旋落在我脚边，我没来由哆嗦了一下，转脸看去，失主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，乌油油一头黑发梳成两个大髻顶在头上，唇红齿白的一张脸，这时候煞气逼人。

小贼一边瑟瑟发抖地捧出剩下的卤肉，一边连着向我使眼色，那眼色分明在说：你也有份。